



10834

文肅公圭峯羅先生文集卷九



南城羅玘景鳴著



景鳴著

序

太子太保吏部尚書許公七十壽圖序

太子太保吏部許公當 上改元五月之三日

七十壽而被 命入兵部爲尚書亦維其時太

史廷綸侍御廷美合群子姓爲圖以慶廷綸予

同官日子其序之憶予初冠聞公爲御史在墀

下有周子諒之節時予居僻不能通知中朝事

羅文肅公集

卷之九

一

旭甫
二百九十三

以爲無復爲公執鞭日也恨之暨來京師道河

濟青齊間凡吏于其土者去而人思之若父母

然或神明之恍惚公姓者以爲公時或如張蒼

之免故至此試問之果公也私念蒼歷百歲公

其亦然繼今可以爲役矣後官于 朝而公竟

棲遲不齒 朝籍思一見而不可得予且得告

歸而西事大創議竟起公公翩然西驅猝有班

超虎穴之入予聞汗出浹背而公乃若旋蟻封

有霍去病狼居胥之捷驚曰是何神也予旣反

闕下公文儵然翔去口不言兵有韓世忠西湖之興然而裴晉公天下安危之繫又誰貸公邪公亦不能卒私其身也予之願至是始償焉由是而觀文潞公之大耄在廷虜使之驚他日公有不得而辭者其理然也竊嘗因是而有以覘天之爲人國其成一人之難如此蓋非始之以子諒之節無以聳天下之聽而非以蒼之免如身何非中之以超之勇無以駭天下之觀而非以去病之捷如人何非終之以世忠之退澹羅文肅公集卷之九

二

旭甫
三百廿二

無以必天下之信而非以晉潞二公之重且壽焉如 國何於以見天之成公蓋非私公實所以爲天下 國家而予之序之亦非私於許氏將以爲天下賀也顧其事體大故其說長其說長故逾年而成之其遲遲如此云

太子太保兵部尚書馬公榮壽詩序

初鈞之東南隅望氣者以爲有異氣焉鈞今太子太保兵部尚書馬公之鄉也公以宣德丙午生生而有異質識者遂以其兆歸公公之爲童

也日卧凡兒百十于地下識者又無不曰是異人也相與保抱之屬望之後二十有一年公果起賢科登進士入臺爲御史遂爲按察使爲大理卿爲副都御史進都御史爲兵部侍郎進兵部尚書加太子少保十有五轉而至今太子太保歷事 睿 景 純三皇帝凡四朝而至于

今皇帝始大用爲元老所至秦晉閩楚淮遼蹤跡徧天下而握兵居中也爲多 上之賜金

賜幣賜楮幣賜少牢賜宮錦者前後無算而麟

羅文肅公集

卷之九

三

見吾
三百三六

服之賜殊賜也所事所與事事與人所事者日之所接漚涓塵塗乎前亦莫可記憶而凡四海九州蠻夷絕域之人人莫不慕慕莫不恨其未見公也蓋公在仕凡四十有七年其遭遇如此亦榮矣孰不榮公年亦七十有二矣而形神日益疆亦壽矣亦孰不壽公以爲是不可望而及曰公異人也然不知世固有竊位而榮全軀而壽者矣是何足以異公哉不觀河之原於火敦乎繞崑崙萬餘里合百川而出之其破山穴谷

萬雷入地之勢甚可畏也何物巨防而能保其終無穿齧激射之患哉及其遇砥柱也則泊然安淦然沉醜而下焉常流等耳非河之至此而頓能殺其勢也以砥柱障之也而天之將昌人國也亦必有黃髮之老殿乎其間卷婁駸姝而實齟齬鋒芒觚稜蕪隅坦坦夷夷施施于于而卒然臨之屹乎高不可踰可以銷患於未萌而用戒不虞其亦砥柱者乎若公是也謂公曰異人也其不在茲乎是公所以爲邦家之榮國

羅文肅公集

卷之九

四

見五百九十三

脉之壽而謂爲公一身一家一鄉之異者其然耶其不然耶凡公之屬吏熏公之久者類能言之而又歌之遂以爲公壽而欲永永其傳于千萬祀使南城羅玘序之

慶南京守備掌左軍都督府事魏國公六

十壽序

正德四年冬十月戊申實維前南京守備掌左軍事魏國公六十之晨前事南京守備掌中軍事成國公偕駙馬都尉楊公晨至坐寺燕居之

堂謂玘曰子宜序以頌公玘謝弗得至再又弗
得乃進而言曰昔周之武王以有道伐無道撥
亂而反之正寥寥千載我

太祖高皇帝出又以有道伐無道而俾夷復爲
華蓋又一武王也武王佐命之臣十人而詩歌
尚父獨曰師而我祖佐命之臣六王獨中山
武寧王爲第一蓋又一尚父也尚父封國于齊
十傳至于桓公王封國于魏五傳至于公擬倫
比類蓋又一桓公也成公曰善哉子之匹公之

羅文肅公集

卷之九

五

世玘又曰凡人臣之盛者務致其君于無爲之
化而會盟征伐乃其不得已者耳桓公九合諸
侯汲汲乎人臣之不得已者公當全盛之時垂
紳正笏于根本之地而措南服於泰山之安蓋
公不屑爲桓公而桓公欲爲公而不可得者也
成公曰善哉子之品公之遭然公世王孫也爵
上公也而其本真不鑿純孝天至雖古獨行之
士或難之桓公能之乎玘曰否曰然則孰同乎
玘曰均世臣也乃心問不在王室而功在社稷

是則同成公曰然玃曰孔子之作春秋也於世
臣之主夏盟者屢書焉孔子奚取乎取其心在
王室爲周之社稷計也又必二百四十二年僅
得五人焉而孟子稱其獨盛又僅桓公一人焉
不其難乎獨惜今之世無續孔氏之筆者繼桓
公者幸有公其人也而續與不續固未害其爲
同矣是以從而曰又一桓公也今也世有嘗識
桓公者乎無也何至語桓公人人如見焉桓公
壽於天地間固如彼其久也公與桓公之始如
羅文肅公集卷之九 六

壽錦衣杜侯序

彼其同也有不同其終乎公壽亦未易量也成
公笑而起贊曰至矣哉頌人不當如是邪可書
遂書之爲序以獻

唐金吾將軍張萬福年八十餘始知名至今老
生腐儒不敢蹈籍武人者坐此而長鎗大戟之
徒亦籍口以詭夫執毛錐子者况冷灰復然尚
可爲廢棄者地綴諸師尚父之後老而壯哉若
今之天下一技一能各投其任無有冒焉以居

容以議爲者况在 天子之左右一黜一陟之
大者乎雖有延齡百輩其如陸贄何陽亢宗當
與其弟日夜酬飲負其癡甥以遊何至出聲音
天下事萬福雖欲立奇以取名將何所賀乎又
將誰拜乎將瘖瘖終此老夫而已矣其墓隧之
碑不出百年匪狐狸之茵則樵夫之礪石耳况
於其身况於其名乎乃知政用不臧適爲好名
者之資而已而盛明之世雖豪傑無所發其名
也錦衣杜侯景賜生淮壩萬福所嘗窘許杲破
羅文肅公集 卷之九 七 文三百卅二

陳莊遏希烈之地也其亦以列校起如萬福者
然其征南苗討北虜逼西羌過繩橋踰飛棧出
入刀牙鋸齒水山流沙弱水窮髮之區大小戰
百十合視萬福立功淮泗土中遠甚而僅得一
千戶人以爲食報薄也今距萬福賀延英時特
九年而畧無衰頹意朝夕勗仲子行人君如東
涇遇人時出驚人語使當貞元時安知不有延
英之賀乎然行人君玉立人表將世其家萬福
蓋無之以此易彼孰得孰失萬福得無憾邪獨

其祿食七十年未嘗一日病壽九十此則侯或
同也予於行人爲知己而臘之乙巳侯誕日也
劉彭張三子與行人遊最舊不欲闕寂舉壽觴
謀於予予方讀萬福傳偶屬而比之亦春秋意
也所以進侯者其亦有在哉

壽致仕指揮使倪公八十序

篁墩先生作指揮倪公七十文公之孫鉉從予
游出以見予大要言天津之開倪實爲之而食
其報者當在於公公將作太平壽俊以觀其地

羅文肅公集

卷之九

八

文三百廿

之日盛者於今十年天津之城四樓疊飛城門
虎旅介冑持戟晨夜踐更不爽畧刻城之內而
區益敞而譁肆之珍貨益集舟船之棧椽於涯
者如麻遂爲郊關重鎮非復前日之天津而公
尚前日之公也然已八十矣篁墩之言不亦驗
乎驗於今有不驗於後乎雖然此亦言其先世
以武種殖之至公而收穫之終將家之態度云
爾未見其右文之功在天下也宣德來邊衛漸
置學士之登有科而無貢士之白首蹉跎還補

位者在在而有爲唇齒羞然無如之何成化初
李文達公入朝過天津公率士郊迎首以爲
言文達未之許也旣去公又率士送于上流踞
泥淖中言益懇文達心動入言之由是衛學得
貢士實公始嗚呼公其文翁之流歟四邊之士
雖不識公而必德公德必頌頌必祝天其亦有
聽乎聽必有意於公公之自種也多矣將自収
穫之不旣必在於其子子收穫之不旣必在於
其孫而鉉也甚文其必有在乎而况重以先世
羅文肅公集卷之九
九

初三百十八

之所種者又何以其福壽議爲哉是事也天津
學汪生濟爲予言之五月庚午維公壽期群生
乞予文爲祝而又推濟暨武生原來予不能文
也合前十年篁墩之文而演其意不知後十年
二十年合予意者爲誰予日望之

靜庵沈先生榮壽詩序

監察御史慈谿沈君入院之數月能其官院之
長譽之朝庶僚譽之百司庶府百司庶府日
有求識君者甚欲相見君之尊府何如人其以

何教乃爾而靜庵先生尊重人方養高味道慈
湖之濱人或郵之若罔聞知益以教來督君如
它日君用是畏愴勇邁躍躍院且欲薦之會江
西清戎行院告代乃以君請上遂賜之璽書
陛辭就道道出淮徐濟江入勾吳抵於越越
君之土也能無信宿之懷况先生生乙巳明年
甲寅相直爲七十省拜預慶因忠爲孝此其時
邪夫有以成之之謂教施諸用之謂能享其子
貴之養之謂榮齒尊於人之謂壽數者常若不
羅文肅公集卷之九
相遭也而皆適其會之謂時先生之教其教諸
人乎抑家也則教之成邪君固其子也其弗成
邪君亦其子也將若之何哉而遂必其爲御史
以能見譽於其寮與長而爲明天子所屬任
而曰吾將享其榮可乎君爲御史院列十有三
道兵食塩鐵芻馬獄訟按糾之務紛如也更出
而迭臨之而又省覲有定期地里有嫌避卽先
生雖百齡君有所便私不可也而况今敢必於
鄉藩之行而因以省慶乎故曰數者適其會之

謂時也古有求簡而失如教何生而無慧如能
何或能可用矣而未必榮或榮可養矣而未必
待皆乖於時者之爲也故古之聖賢亦不能強
於其間而沈氏父子之遭亦可謂盛矣予君之
部人也當離觴之末而司諫周君合在坐皆賦
榮壽詩授君歸爲先生祝予又推教生能能生
榮合壽而序之曰一時遭之盛也先生必咲曰
然

賀朱天錫齊壽詩序

羅文肅公集

卷之九

十一

初三百五

金臺朱君天錫俞生昂之婦翁也今茲九月旣
望丁未年六十昂將賀之越三日庚戌蔣孺人
之年亦如君於昂爲婦之母昂欲衷賀意出諸
牲牢玉帛之外匪詩歌不可得邢文龍爲之倡
和者凡幾帙成以其期往文龍謂括諸詩而序
之於予爲宜予知君蘓人也再世燕籍遂爲燕
人有南北之族善操竒贏如矢注的如樗蒲呼
盧有往斯獲有擬封君之富入粟爲郎有冠服
之榮趾美於戶庭連壁於他門有子嫜之盛飛

薨傑棟于尺五之天有第宅之安出有輿馬之
華入有樽壘之奉而又日分 禁曙之光歲祀
暉道之塵炙於貴鍾鼎之制習焉親於賢禮義
之澤漸焉蘇雖東南勝處籍君生之未必能違
之而來來而商且仕未必能如其久又安有
是也况 今天下如足支而鼎安京師鼎象也
民之最幸者生其中目不覩旒纓耳不聞金鼓
不撫耒耜不勤四體而坐享四方水陸之精華
而以恬以愉夫恬則心澹然而本真不搖愉則
體充然而外耗不入而夫人皆可壽也如君之
富可以釣取榮名厚自奉養得贖而嗣之而南
宗向榮可以反可以無反者是君也宜其恬愉
之獨先于人而有以及其與居者與居之邇者
非孺人乎其偕老也又何足言邪管絃沸然中
冰玉炯然照人而壺觴奕奕可無歌以侑醉者
乎有及於斯詩也必知予之所以序

壽鍾教諭六十一序

長汀孟方鍾先生有賢子曰文俊登癸丑進士

其試南省時予實主司也優其文收之方其未
試也私謂其儕二三子曰家君生癸丑今茲歲
又癸丑六十其逢是爲壽端苟占一第歸以爲
壽良宜咸壯其言而是之已而果然釋褐試戶
部政時以新服孔嚴初志缺望居常悒悒未幾
詔用言者議進士其聽以歸而文俊在遣中

遂欣然告行二三子來謂予曰鍾先生少有大
志而榮進士賈用不售自老於一較官而遜諸
其子至文俊竟有今日之收訓信昌進教博羅

羅文肅公集

卷之九

十三

九三三十一

年未至而疾以疾而請得請而歸歸而疾瘳疾
瘳而至今日之躋文俊榮矣又得先生之壽而
歸拜焉先生壽矣復得文俊之歸而榮焉所謂
一時而衆美具也所敢聞於左右以去文俊遂
爲先生壽何如予曰先生之志乎榮乎賈而不
售乎遜諸其子乎疾乎請乎歸乎歸而瘳乎予
皆不得而知也予少居田見老農焉預厥種覃
厥耜又飭厥襖襪以時而藝焉畝之塞也或固
之晦之疏也或濫之原而萊蕪之隰而沮洳之

間視他藝之芘芘者則廼愕廼悔廼屬其子而代終焉退擇其町疇曰吾葵吾蔬吾粃苽尚可飽也而其生莫不翹焉秀焉扶疏焉而老農憂采薪弃之閉其戶而內觀也道之貞葆之道之腴味之閱月充充如有得也忘其所有事而不知也而子之代終也適有秋他日連連焉以車畢登於塲再拜稽首于膝曰老農怪矣用其子而享諸吾農不如盍進盃酒爲壽如子之言則先生之齒休且尊矣以其子貴休之萃也享老農之利而非其伍者也吾與二三子縻於是欲以盃酒後其鄰而不可得雖然不可虛也此皆應曰然廼書予言授文俊爲歸壽之獻

慶喻翁以善七十序

三代井田之制旣廢匹夫固有能與人主爭黔首以擅萬物之利而富擬封君者亦非必智慧豪偉桀大神變化以鼓夫天下也而世主亦嘗斬芟獨剔入於蓋藏隱密中期與斯民更始雖其戾天穴地之姦凡爲民害者一切不貫而於

此獨遺焉豈其足與吾抗而終莫可去邪抑亦
有不可去者也均是人也備於人畫而力作宵
而春絢終歲而不獲數金或懲而自田其勤倍
焉終歲而又不足其租之入又改而商則覆其
舟幸以身免亦巧而已矣溝中瘠而已矣悲夫
夫人豈欲自癘其身若是邪充其意也欲與人
主爭黔首一也然而至此者田非其田也嗚呼
世主其終復井田乎井田不復世主雖煦煦憂
之亦末如之何也幸其有與吾爭者吾舉而付

羅文肅公集

卷之九

十五

三百三十三

之使爲之母不猶愈於坐視其無告乎中人之
家聚十馬牛四十蹄此音貨也而估不十金焉
歲歛懸爵於國門令曰入十金者授必中人之
家則天下皆萃矣何也合百中人而金不足也
改而令曰凡入千金者授則固與人主爭黔首
者也然則其爭也柳子所謂貧之母是也明主
特患其不吾爭耳爭衆則母衆母衆赤子其有
不安乎然吾觀凡赤子之於其母戀戀然喜其
康且壽也否則悲號隨之不知茲之所謂子母

云者特其號焉而已而其實則有不然邪予愚不能決也南昌七十翁喻以善居京師貨鏹累萬而循循好施不倦豈亦所謂貧之母者歟是月旣望實其壽期集來假予言往祝者群然也似皆欲其康且壽子母之說疑亦於是乎在予欣然書之翁弟吏部君最名知言其將謂我然邪抑不然邪

壽彭翁彥寬八十序

彭之先世祖以壽考聞至越爲王始以貴顯而

羅文肅公集

卷之九

十六

三十一

本

其名皆能與世相爲終窮更數千百年語壽者固未有賢於祖不獨彭氏也而越之貴彭氏迄茲蓋無之而他之氏族越之後而越者寧數百十而已哉彭雖微越不失爲彭也故彭獨尊祖爲彭宗越雖貴不與焉抑越之戰劉項間其得王也虎口之餘鬻耳計其利害直以生易貴其貴也亦未能亢然南面稱孤固有可執而醢之道也使祖臨焉不以惡臭視之而恐其晚已也幾希矣蓋其趨不同也然莊周稱祖吹呶呼吸

吐故納新熊經鳥伸以爲壽是未免挾小數以
攘竊機緘逆其天常爲造物者之蠹聖人之道
無是也及其歷年之數容或諺聞之過使有之
其戚屬朋友臣妾亦有與之抗年而俱存者乎
無也然則飲水露茹草木與深山之木石大澤
之龜蛇處可也古者堯舜百餘歲文王武王皆
九十餘歲孔子大聖也亦七十餘歲傳之所記
百歲爲期期於此而已矣亦未聞聖人者數百
歲也蓋往者不過則來者不續吾見天地之

羅文肅公集

卷之九

十七

拱北
三原三

運於是乎息矣其可乎予嘗持是說以祛歷世
之惑且欲以告彭氏彭氏居京曰彥寬叟有孫
妃于益國予里益都也里人莫不與遊愛之
而欲予言其八十壽以是月六日晨持以獻予
知叟之欲繩祖武也亦明矣然其未得也有苦
身吐納呼吸之難及其旣得也有約居野處之
窮而又戾於聖人天地之道又况徒聞其語而
已孟子曰盡信書不如無書書聖人之言也且
不可信而語庸妄人之所傳以神者也可信乎

予請叟觀於傳質諸群聖人徵諸天之道順其常而爲天下之大老亦一彭祖也已

壽中書舍人沈君七十序

中書舍人直內閣沈君以能譯西蕃書大臣薦之上俾教西蕃館生於今六年君亦年七十矣館之生聚而謀曰今茲花晨之明日甲子也又明日乙丑又明日丙寅吾師始生之晨值之孰有豚豕維俎孰有鴈鶩維刲孰有醇酎維醑孰有幣維篚蓋登吾師之堂展以爲壽衆皆曰

羅文肅公集

卷之九

十八

拱北
三頁

是不可廢也如斯而已乎則又謀曰孰知賈其往貿綃孰了畫其往募工盍圖吾之所以爲壽意以是日獻衆又皆曰是不可廢也如斯而已乎則又謀曰館在斯閣在斯臺在斯其盍往丐頌言爲吾師壽於是分走丐焉明日駢來則又聚語曰吾師教吾如其子吾無伯魚之疑其子視吾異姓兄弟也吾今不敢以師視吾師請以父視之必得能言吾欲言者序吾意遂群然入吾室請予實不能也然蠻夷之書亦嘗知之大

抵隱約菌蠹如獸蹄如鳥跡或如螺蚌或如蟲
之字于葉蝸之篆于沙世惟無所用之人亦未
始之見也見之有不畫肚箝口面墻者哉然則
猝然圓而館食之出其文使業焉則必先譯其
聲而後施於點畫偏傍之間聲旣與吾聾牙詰
屈是又習語小兒然且先羞之而怠者半矣又
安能怙怙然據案以終業也乎加以爲之師者
自珍其能曰是不可以旦夕至或曰姑徐徐將
自化或益迂其途以捍其入則其上焉者特有

羅文肅公集

卷之九

九

四三三三

他途進而幸以黜其下焉固日苟一日黜不黜
其聽之也於凡八館莫不皆然而西蕃又古釋
氏之教所從起其智慧雄誕旣足以駭中土流
百世爲吾道蠹則其制爲文字深秘譎詭獨諸
蕃比邪其師之珍而矜倍於他師亦無惟其然
矣况望能有以教子者教諸其徒如君者乎由
諸生言之信有父之道焉子之於父不以尊俎
爲壽而欲其永長存圖固無助也詩傳則名附
以傳其爲永長孰與於斯諸生亦善壽其師者

哉予爲之序

慶繼志周君榮壽序

尚書工部郎中周希原家本安成也有宅盈廛
有田連陌有僮之指百任其畊棄置不問一意
營治官事亦不遺書稽其勤惰羸縮有兄希紳
七十一翁也則蚤夜在念鄉人至必評其體之
羸碩食飲之增損意志之欣戚一人言然他人
至又訊之荅如其初則抵掌笑躍或時語其寮
及邑人予旁邑人之在仕者其人反也則選水

羅文肅公集

卷之九

二十

明弘治三

土時物輕毳溫貂囊鱸漣酥暨尚方珍異包篋
而致之歲必四五發復書至則又笑躍以示其
寮及邑人予旁邑人於是人皆曰郎中之重其
兄也皆曰郎中之不顧其私也相與喋喋譽郎
中且曰郎中之重其兄必其兄之賢也今天

子之八年

詔聽民入粟補官翁應

詔時年

甫七十郎中則笥冠匣帶篋衣一囊歸爲慶郎

中亦方竣東

封事北道濟還反

命濟南歸

水道也顧瞻興思恨不翼而飛颺者歸與予道

悵嘆久之茲將營壽都于閩實以簡命往閩
雖西南偏地然水行必南安成可掠而過也郎
中又笑躍出都門就道邑人及予旁邑人追而
餞之郎中曰若知予心之樂乎或曰郎中顯曹
也封建榮命也安成便道也其亦無耀于里
閭族屬乎登眺故丘而徘徊乎易其田葺其廬
而授算於僮奴乎是不知郎中者也人之於人
也盍覘其素郎中所以蚤夜念訊諸鄉人而致
其物凡以爲誰也有喜而遠必慶必不至於近
羅文肅公集卷之九
三
且忘其亦嘗誰慶乎覩物而興其思必不至於
面而若塗人然其亦嘗誰思乎所謂素也今則
可息念而晤無訊而見匪致而遠追慶絕思光
濫宅里喜延庭柯樂其可涯也邪郎中曰他人
有心予忖度之子之謂也若假威以夸毘營營
以殖其私是故衣錦晝行於鄉者之所爲也吾
有吾兄在何敢爾惟取子言於歸日與吾兄誦
吾兄亦知言人也

予昔游舟鉛山舟之人曰是有張氏之老能匿
精導氣澤其顏如童力其步趨如飛或異人也
予訶止之旣而入境汲溪飲其水齒冰寒沁入
骨髓觸毛孔以出山筆卓鬣鬣立溪側危欲墮
銳欲刺腰腹皆孔洞睥睨類有物巢穴其中者
予乃愕焉始憶其所謂異者安知其不果然邪
及登涯入費氏予友子充之宅則又群水潑焉
齧入石虯魚鼈汨汨御人林鳥之巢引手可探
坐間髯翁指山畫地燕津欠伸若皆能遺外形

羅文肅公集

卷之九

三

順邑三、卅三

骸爲冲虛澹泊意無亦因其地之異也而皆習
爲異邪或不必習爲之而自異若是邪予乃問
張氏之老曰是去十里爲泖川其居也訊以舟
人所云曰無之張氏有土田久矣與吾費敵世
亦與之交婭婿然其以醫神於鄉而遂以藥其
身今距七十無幾矣或舉其年以語人人無不
以其爲戲者抑以是傳而遂訛也邪予問子充
子充亦云蓋其習皆然而遂相忘其爲異也乃
所以爲真異邪若曰醫天下之醫庸以殺人者

不論也而庸以殺身者亦有矣而又何神乎則其神者無乃有異術而假醫以避名邪予常苦羸而多病思卽醫醫輒庸求所謂異術者不可得得張氏之老有子充爲之階善也又掩覆爾去若是然於予心終不忘今年意其已七十矣卽子充問之則繚素在几屬筆於予曰以是歸爲壽予甚欣欣書其事子充笑曰使世知有張廷揚爲異人者未必非斯文也

壽雲隱蕭君六十序

羅文肅公集

卷之九

三

宣統二年十月

萬安雲隱處士君蕭升榮之仲父也升榮前年入吾院踵吾爲處吉士吾以弟視之學則吾兄也然挹而進吾與語時刺刺若忘吾之陋者吾於是而得其居之墟曰夏霄又知其諸父之有五者也明年甲寅十月 日吾之與語方洽忽作而起曰前此六十年吾仲父雲隱生吾以嚴君之命縻於是吾茲南望得無情乎吾戲之曰子能鳥翼乎挾縮地乎挾飛僊乎驅飛車乎蓋未能也然則吾爲子 請授子以 符具子以

傳關門夜開津吏艤待一日而馳百里不啻必
再百里再百里不啻又再百里由是望夏膏而
駐驂襲錦衣以容與歷階升堂垂白者觴之班
白者觴之五老陶陶醉顏怡愉子欲之乎曰未
也始吾仲父勗吾以學也嘗殫百金而不以爲
費晨出百爾營爲入必課吾業束吾如束芻雖
夜分而不以爲疲吾舉于鄉吾歸視其色若有
未愜吾者至爲進士及今其訓辭之至其嚴也

尚知吾始學時然則其非榮吾官也將責吾以

羅文肅公集

卷之九

二四

卷三百三

大也其何榮於吾一歸邪曩丙寅之癘也吾宗
一空吾母始歸吾嚴君諸父時四五童子耳喙
之利者喙吾屋瓜之銛者攫吾壤喘不得以息
踵不得以寧尚有青焉其何敢念有家乎幸于
今五十年旣生旣聚指之蕃也餘於千曩四五
童子老人矣雲隱其一也而孝友之稱好施急
人之譽縣大夫皆仰而賓之今日固縣大夫之
觴且至也况其下者乎吾無庸歸也然吾思得
從二三子於是吾仲父有賜焉傳曰報賜以力

力吾無以爲也顧吾子爲吾言之子之言人皆曰傳也人之言然世不知有蕭雲隱乎是將壽其名也不獨壽其生也吾雖涸東海以爲觴何以易此吾聞而愕然驚焉於今且暮年矣未有以應也而君之壻張仁亦以書屬升榮申前請益堅不得拒而掇其舊以告我者歸之若曰是能壽人之名吾恐其滋蔓也

壽清風居士八十序

王廷光自南曹郎歸語予以清風居士者予不

羅文肅公集

卷之九

三五

竟聽之它日語復然居士蓋高郵人也廷光始得解隨計北上至高郵而歲已暮天時吹烈風飛霰着袍撲幘濡穿入體驛之下乘已匍匐如跛鼈乃下而曳之以行後之隸也凌兢縮項無人色市兒奔追噉笑或手瓦礫擲之而居士適於巷出遇焉叱曰何敢爾且異廷光之狀也曰郎君得微有仕進之趨乎得微有行邁之窘乎吾室孔邇入慙無多固讓已而燧之煬盃之茗

隸之飯馬之莖箕貼如歸也明日暴褻構醢醢

易馬而遣之廷光曰天下亦有斯人乎予曰是謂德施于不報觀其隙而利濟乎人者也其以醫隱則善乎廷光曰然予時困于鄉茫然不知所謂高郵也弘治壬子予免喪入闕過之求居士而拜焉問其年曰更越三載八十矣而神形明秀如嬰兒步履便捷如壯夫議論穿貫浩洽宿儒不如也問其所以衛生之術咲而不對飲予以酒如平生歡者於是益信廷光所語不虛

也予旣復史事預校南宮得今行人夏廷瓚實

羅文肅公集

卷之九

三

第三卅三

與居士戚或時相與道居士之爲人越明年乙卯行人以使歸之便請曰忍能愛一言不爲居士壽乎予諾而未服也又明年丙辰訓導李士元亦居士戚也來會試都下又申行人意噫使予壽居士居士其假予壽乎如曰託文字以不朽于後世以爲壽予又非其人也居士之子上方以遠大器之居士將恃以爲榮也然居士方爲郡大賓飲射大會邦人士女聚觀爭識丁太

實亦未必不爲榮也予之序固不可以非其人
辭

壽陳勁齋六十序

分寧縣學入國朝幾兩圯發帑金新之皆陳氏而勁齋翁嗣爲之縣之民罹饑年亦不知其幾矣發廩捐金賑之多陳氏翁又嗣之縣語孝友行誼稱鄉先生可俎豆於社者亦多陳氏人今又皆仰翁焉兩造幾發陳之先爲之落機牙而寢者無算也翁尤騞騞然若剖竹破節無留

羅文肅公集

卷之九

二十七

北南
三百〇四

鋒芒今雖六十也其應尚無倦縣庭掃除甚適也故縣人皆曰此翁勁名之曰勁齋翁吾未深識翁方伯周公爲駕部時道之公之弟刑部君朝夕與吾居又極道之翁之從子泂吾昔與之識省下亦嘗譽其仲父勁齋者吾時猶駭甚不意其果若此也夫人持一瓣香入寺門其口之祈其心之望吾不知其何如也富者侯佛以宮以爲佛能錫以福也飯僧以田以爲僧與佛居能使佛福我也天下之不能禍且福至於吾孔

氏之徒亦極矣而陳氏世爲學以居之至於噉
噉待舖之民其於身之弗能卹况於所謂禍且
福者而陳氏世賤之畢竟與世之人背而馳也
何求哉豈其世愚而莫之覺邪又吾嘗見世之
爲富者矣鄉隣之訾者使之聞也聞者使之訟
也訟者使之貨也然後左右觀望乘其急而市
其田宅以自廣焉而陳氏又世爲之寢皆世俗
指爲愚者然而陳之富日以益它縣莫不聞陳
之被冠服比貴人者森若壽考稱鄉先生者亦
踵出若翁是也詩曰求福不回世人蓋未之思
耳陳氏爲近之然吾獨以頌翁者歲二月壬申
翁壽在是泝來徵爲序以賀也

壽朱君六十序

予邑水東淨土院舟船之泊往往當其門故四
方之客或館焉予少嘗過之客有漢語而髯澤
而廣頰豐下而殺不及其腰之二美衣輕裙粲
然笑而揖予以入步謾謾進趨益恭僮過其旁
屏息耳語迭出漿飲予也予時內顧野氣勝未

卽出聲氣相勞問辭去僧愕予駭追來謂予何
默也豈不識朱本清乎出三日歸金陵矣予亦
不顧呼航而渡僧曰是必有憶吾言者踰年予
偶過市市之群僧走逐逐肆之張列一望若黼
焉昇且任者壅於郭門不可入皆甌也出而臨
於河則連艦于涯人曰本清之舟也而邑之豪
且半至焉移時豪畢集涯莫容則徙而寓于涯
之舍予亦往卽席頷僧言久之自是歲必一至
至必見予予益覺其髯之于思于思莫匪予愛

羅文肅公集

卷之九

九

三百三十三

也予旣官京師里之丁仕隆好以其館館士士
樂有所弛檐也而予宗人今進士鳴盛始試南
宮時亦主之予往勞焉鳴盛尊予以其舅出則
本清也相與一咲而顧其髯也白之三矣本清
曰別已二十年予私念予邑時有數米而炊者
大賈安能鬱鬱久居乎其別久也亦宜又三年
自金陵挈舟偕鳴盛來復試予又往勞焉顧其
髯之白又加矣鳴盛已得儁人皆謂本清智者
也故能得鳴盛如此哉鳴盛則語其同爲進士

者曰人有不重其生之日者乎出于外歲必剋
其期而奔入室至則喜矧六十乎夏之季吾舅
其期也若不聞顧吾僕馬之弗飾室廬之弗安
衣履之弗修儻且賃皇皇也亦果何人乎於是
進士皆義之而爲之詩以寓祝祝宜也雖然予
亦欲祝也予見淨土時詎意予之若而人乎而
予邑之豪亦詎盡以賄來乎予一人也予邑一
邑也其行四方其遇豈一人一邑人乎其欲祝
如予者必多矣矧鳴盛爲之甥而獲其戀戀若
是者乎然鳴盛祝假諸進士之詩善矣予無所
假也假諸詩之首爲之序亦可乎鳴盛喜書之

文肅公主峯羅先生文集卷十

南城羅玘景鳴著

序

學古劉先生榮壽詩序

學古劉先生吾始不知其何人或曰敬齋之子也敬齋之潔已近世來一人而已其判金華時體無全衣而寒之劇也溫足以醜蕪蒿加手於其上至不可忍則貧民之毳舄以行歷數置而霽褰而識之郵以畀其民而其守雄也輒與

羅文肅公集

卷之十

一

升二百十九

過閹抗抗至閹怒而搏互無少遜閹以聞逮至闕皇帝赫然南面清問之達鱗之下無爽其初而亦自是不復歸鄉井先是母喪不能舉女之不能歸者三人身後有遺悲矣賴先生勤身節縮授徒取直日就補苴而喪之喪妹之歸田廬之可生者亦旣鞠育夫今鄉進士御史君二人者疑疑然以長也而又自能起名鄉書教武昌武進有成擢至翰林孔目年未六十而歸又二十年乃以御史之貴爲封君與王孺人偕榮

于燕閒歸宿之境明年年八十矣尚無恙也日
猶課諸孫以燕翼劉氏於無窮嗚呼敬齋之盛
盛矣然於劉氏若無預也而劉氏微先生將不
爲編氓乎不可得也御史同予丁未進士入翰
林爲庶吉士先生自家以十詠抵御史屬予和
予覽其體裁類杜甚愛之又聞其深自秘重不
輕以畀人意氣嚴毅不減父風其不蹈父之軌
者蓋其所遭之時不同而然邪抑亦天之所以
福劉氏也劉世籍安成湖之最西境於京師爲
僻遠先生未封時御史按雲南嘗一便省之茲
而再閱數月是爲明年暮春之初又御史思歸
省慶時也先生雪髮繡衣晚榮而壽御史歸半
樂也然其自所抱負終身局於支撐劉宗若斷
而小之今已無及矣誰無追惟而爵爵者則其
所倚重於御史獨飽於其一歸而已邪予知御
史最深故不避而發此序之以爲先生壽言而
不文則珠璣爛然有以掩我亦固非以文爲競

壽吳巨夫七十序

司諫金谿吳君懋真家有三老焉其一其

一巨夫於懋貞皆爲伯父其一則懋貞之翁也

懋貞在諫垣每思乃翁則及二老焉今年自仲

冬丙午至季冬辛酉旬有六日耳二老於年相

次爲七十懋貞歸思浩然欲請以情拘於制

欲假以事限於地與程會有關西之命途以

疾聞竢詔於衛以書屬宗伯徐公言而以巨

夫俾予爲序持歸以獻噫道珉江而入于海者

羅文肅公集卷之十

出灩澦束瞿唐以下夷陵歷百險而後見夫平

波漫瀛山雲開而水光風雨霽而景媚以爲天

下之險盡矣而弛焉弄其舟以嬉此猶未可以

言海者也然而亦有至焉者幸也非道海之道

也至於渺之以洞庭之瀰漫而不迷窳之以楊

子之奔騰而不顛而後望之茫茫洋洋不以朝

則以夕至矣是豈孤航獨楫之力哉必有爲之

先後者也今巨夫之舟其颿之影亦旣割金山

而下楊子矣况有前舟以導之乎吾當上大華

之巔而望其巖于蓬壺之島也予又嘗評人之
於宦亦海也以其舟旁午而道之而不思有膠
舟焉以自覆溺于驚風駭浪下飽蛟鱔鼉鼉之
腹者不知其幾矣不能至海而反害之海亦可
畏也夫而懋貞方以盛年負大才譬之舟則萬
斛而新試於水者也迺能晦避於潛沲之隙以
俟其定其能候風潮而知進退者邪它日有至
於海者未必非此舟也故予旣以况巨夫又以
况懋貞使知吳氏之舟一進焉一退焉皆終于
羅文肅公集卷之十

四

升三百五

至海者也而并以頌吳氏之盛

壽黃翁八十序

八十翁黃尚德歛人也汪生璽稱外舅氏爲之
婿者於今十餘年始生未予遇予烏知生况翁
也予在太學生班諸生日揖焉生固予面予安
能名諸生况生也及博士設講儀月有旬旬有
日日至則舉班有籤籤有名名呼則出經有疑
則趨而問問有難則跽而聽繹然帙然縱橫上
下于堂廡間予喜自是得遍名諸生乎匝二旬

果然而生左以善說詩得燕侍因以訪其山川
土風人贖物產之槩而生也之門地戚屬尤其
所欲先入於予者也藉是知翁爲令人爲多藏
之室生忽避席曰外舅之壽值重九前之三辰
予曰八十古曰大耋易離之九三鼓缶爲樂時
也子則謀之而已耳生乃嘿而去旣而予去復
諸部生來卒業如初面有矜色曰孔子之言詩

也曰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信夫子試問之權
物也鄭之舜華云何動物也曹之蟋蟀云何曰

羅文肅公集

卷之十

五

九甫
三百三

舜木槿也蟋蟀渠畧也而必曰顏曰掘閱者言
其容也旣已蹙然不悅曰天保之詩不有乎如
松柏之茂無不爾或承非槿物乎鶴鳴之詩不
有乎鶴鳴于九臯聲聞于天非動物乎夫子之
教何爲取諸彼而遺諸此也予曰是固予之先
子也物有不容乎容之澤乎外者其中必槁見
有槁其中而能免於旦夕者乎舜與蟋蟀是已
旦夕夕之反也是以君子不貴馬物不有本乎
傳曰其本深者其末茂茂則貞不有實乎傳曰

其實大者其聲宏宏則遠貞與遠悠久無疆之
禎也松栢與鶴是已而自古及今君子貴之生
撫然曰聞命矣明年秋生入銓次告歸書于松
鶴之辯請曰以是壽諸外舅可乎予追懲向也
之拒之今弗忍奪也聽之

壽族叔思忠七十序

吾宗在四石溪蓋自侍御公之子析而居之吾
前年免喪一過焉宗之老五六人以譜考之于
吾皆爲叔父而思忠思憲思懋思愈又同出也

羅文肅公集

卷之十

六

九甫
三百五十五

襟厚而愿慤飲予以酒予方促裝北上行苦奮
迅不能留而秉燭宵訪至丙夜已歷五六十宅
啜茶計不下數十甌耄倪序拜興俯至疲甚矣
鷄鳴起盥就舖思懋而行於今尚能意貌其門
墻池館童兒婦女奔追絡繹聚觀嬉笑如昨日
者今年夏思懋來鬻織都市將歸謂予曰子能
記吾伯兄之狀乎予曰脩而黥子能知吾伯兄
之年乎予曰計今當爲七十也笑曰嘻明年孟

春之廿五日其果然矣然念吾宗之五六十宅

者扶老攜幼稷稷而來與夫旁舍之夫媼連之屬其牽牲挈卣俎鬻而割鮮者固已爭先而踈隙吾之庭亦旣盈矣若夫祝嘏而嘉告蓋亦闕吾門因陳而蹈襲以饗一醉者耳吾以俳優畜之幸吾宗之有吾子也能一灑螭頭之餘泚吾匱而歸驚肉眼以高仰振里耳以收聲吾伯兄春酒之醺其亦一快也哉予諾再拜書之

八十偕壽序

踰七十年更十年爲九十是日八十八千古

羅文肅公集

卷之十

七

三
百
六
十
九

曰大耋也吾城金斗窠有翁弘治九年年八十四月十四日其日也越十有六月是爲十年十一月十一日其嫗也亦然再越二月是爲十一年二月吾始爲序序成之日又必越三月始克郵至其室而縣之蓋夏五六月也吾於翁生也後且籍於郊少不得亟造焉壯而奔走於四方未能悉翁也今也縣頌翁能盡翁乎然比其東西之鄰選之或十室焉或百室焉或數百室焉

能如翁壽者蓋鮮矣又僉嫗焉雖舉吾城未有

也盡吾四封未有也而况於其鄰乎就有之彼
無子焉旅於京而言於吾也吾烏知之彼無從
子友於吾而爲之請也吾又孰從而序之邪前
此吾邑之達官封其父若母與其父若母之偕
老白首浸淫恩波沃然燦然吾猶及見之亦
一時之盛哉而今之生封者誰邪雖然吾爲今
計之其在身也官不必達得其父母之偕壽斯
可矣其在父母也封不必得得其子姪之皆在
仕斯可矣其在吾鄉人也不必躋諸堂以爲壽
羅文肅公集卷之十
八
得見於文字間斯可矣然則序亦不可無作也
曷爲吾作乎吾友西華教諭其從子也爲之請
也其始英公椽史朝夕爲吾言焉繼而姚江驛
丞以事至又言焉吾欲見于文字間是以作也
椽於丞爲弟均翁子皆在仕翁號榆菴姓夏氏
姬熊姓也相翁六十餘年今偕壽云

館閣壽詩序

今言館合翰林詹事二春坊司經局皆館也非
必謂史館也今言閣東閣也凡館之官晨必會

於斯故亦曰閣也非必謂內閣也然內閣之官亦必由館閣入故人亦蒙冒紫目之曰館閣云有大制作曰此館閣筆也有欲記其亭臺銘其器物者必之館閣有欲薦道其先功德者必之館閣有欲爲其親壽者必之館閣由是之館閣之門者始恐其弗納焉幸旣納矣乃恐其弗得焉故有積一二歲而弗得者有積十餘歲而弗得者有終歲而弗得者噫其豈故自珍哉爲之之不敢輕而不勝其求之之衆也予恒恨乎是

羅文肅公集

卷之十

九

三百三十三

本

夫隱君以是歲年六十舜臣謀於予欲合館閣之詩壽之期在五月望前之一日於時爲甚近而予邑居京師南水道五千里於地爲最遠以甚近之時合最難之求而應最遠之地予爲舜臣恐矣未踰月也舜臣來喜曰吾舉得之矣而以示予予讀春坊自諭德而下舉無遺者驚焉又讀翰林自檢討而上以迄學士亦舉無遺者曰館閣之詩盡於此矣乃大驚茫然不知其何

以然也舜臣曰何驚也彼皆未得其道耳吾見其難也若吾入尊者之門屢不敢踰闕有聲焉刺既入而斂容屏氣須其出焉出吾吐實也無張王焉他日見於館不敢私昵也遇於道不敢私語也日造焉而聞人辭焉欣欣然而無怒心退而卧焉又思往也而無怠心吾是以易子曰誠如是也移之以養生而壽可得也而况於詩乎舜臣躍然起曰吾知所以壽吾翁矣書於詩之後馳歸以獻

羅文肅公集卷之十

十

三百一十

、震壽圖詩序

震壽圖方廣盈丈餘下繫以詩中坐服熊羆者一人配坐者一人姬也服如之左侍者一人服亦如之右侍者一人豸服也被裸而嬉者一人予不知其何也就視之坐服熊羆者其顛蹠然而容渥然於錦衣致仕潘侯惟肖予於是益意求之侯之孟子千戶杰其左侍而亦服熊羆者歟仲子監察御史楷也其豸服者歟千戶之子炳炳之子嬰兒也於侯爲曾孫其被裸而嬉者

歟前此十年予憶飲於其庭壽所謂六十矣今其尊匱壘盞具在佐食者若酌而馭侍者若斟而趨豈七十其遭也而又將飲如前歟而見是圖於予者又炳之婦翁張君也予以是語張君張君曰然予益愕而重有感焉侯在天順間偵事最號知名于時新取太阿之柄於人手而持之其再礪之鋒電燿而日光於偵事者乎寄焉吾意朝樞人胸夕碎人首蹴躅體於地糞丸耳其在于今天定而還之侯也而天何賁侯如是

哉或者天其亦悖乎於乎此張湯之所以宜有後而世儒昧焉仰疑于天至今詭譎也夫天固欲豪猾者如虎狼虺蜴之毒其類乎刑之所設正所以禁之也而湯之所詆詆此輩耳則湯實與天者遊而天之福湯非私湯也昔於湯也不私而顧今私於侯哉由是觀之天顧世儒姑息苟且之見足以盡之哉侯之榮名於湯遠甚始食報而未究者而吾於千戶御史游陰閱其四世人可俟可將可相卽嬰兒亦英物也而亦駸

駁何難張氏乎况張氏徒一安世而不能回遷
固之筆吾哀之使潘氏世世有如安世者持盈
引長之則史氏者固宜以世家待之何至如遷
固以如是傳湯哉而世儒因習譎譎者亦可以
頃息矣是則予所望也然固因張氏之盛而推
本湯母之賢得思齊詩之意而茲侯之成立金
宜人亦有助焉圖之配坐者是已他日傳潘之
盛亦將推而及之乎固吾作史者之家法也敢
豫以告圖與詩稱壽事誠末事

羅文肅公集入卷之十

十三

五三、十三

壽王隱君六十序

弘治六年進士錄行諸進士之父兄名氏因得
以傳自京師徧于天下今南大理評事慈溪王
君父隱君名在錄中慈之仕于朝者皆曰是
吾邑之名能教子者也大理試儀曹其事修其
行潔慈之仕於朝者又皆曰是隱君之教然
也由是士大夫無不知大理亦無不知隱君者
大理方爲進士時制折遣進士之半歸不在
遣者以得先效一官爲榮而大理獨若有不豫

色然慈之仕于 朝者又皆曰隱君今年年六十是不得歸爲壽然也由是士大夫知大理者無不知隱君之年亦無不知大理之急於其親也暨大理得南寺纔迂十日之程則膝下矣時雖差後不猶愈於不歸乎况其始來也一布衣耳爲人父於其子之歸自萬里而無有害災雖布衣亦樂也而况與馬僕從充斥于庭自顛至踵冠服輦鳥亦一愕然更革而拜於前其心何如邪夫人自非狂惑喪心未有不欲其子之爲

羅文肅公集

卷之十

十三

國三百世

士爲大夫爲卿且公也何哉誠有所利之也子無以承其志雖日侍於其側蚤夜剖牲以爲養搔其痛痒以時興居之父其有不呻且歎甚至怒罵而捽去者亦忍而已矣要非其情也况隱君躬爲之不果而屬以爲大理者哉卽大理曠十歲而不歸計當由士而爲大夫隱君時則七十而爲大夫父矣又曠十歲而不歸計當由大夫而爲卿隱君時則八十而爲卿之父矣其心顧不樂歟而一觴之拜啓若非所急者而大理

乃爾噫其真急於其親者邪方今求忠於孝爵
罔及惡得而高巖大澤間有封君焉未必非善
教其子者也亦未必非耄耄而康疆者也大理
試南宮予時校其文遂爲知己院中庶吉士其
同年也將因之以頌隱君而屬筆于予予故道
其實如此是歲冬十二月之吉也

壽汪君七十序

歛之老汪敦實九月二十五日七十壽予始不
知之也武選黃君曰吾歛令人也越公之胄於
羅文肅公集

卷之十

十四

國三百十七

是爲最其始也萍梗之迹半天下而其采拾也
無險無艱若沒人之入於淵泉無所底止而其
旣獲也若哀金之復于冶鐘鼎之器由是成焉
今老矣若碇之棲于岸而以子文昭嗣爲之若
舟也季子文暉繼焉亦若舟也謹緇維之無不
如志於是而食厥素封若實封然雖然不以厲
人驕人而以利人吾孔慕焉然茲去歛三千里
也敢割籍乎而歸爲之壽乎抑二子也其亦無
僎吾之歸而惟僎吾言之歸噫吾言奚足取也

吾幼見吾室之覆篑者矣。既視之，鄉先生之文半焉。又見吾室之棄帙矣，鼠餘也。或風雨之所觸也，取視之，以質吾長老焉。則盡近世之名能文者也。以其無爲吾之重輕，故棄之。或曰：以其非若古賢人之作也，故棄之。以吾室之棄之也，知汪氏之將棄吾也。柰何以其今日之取吾也，而取其它日之棄吾乎？予曰：嘻！世豈有盡棄者乎？歎新安郡也不見篑墩之志乎？固有可棄而未棄者也。黃君曰：篑墩怒然則予爲試序之安。

羅文肅公集

卷之十

十五

君甫
三百七

知後不有想如篑墩者，邪？則予文與敦實之名，固將壽于天地間，不獨今日之爲壽而已。其可尚也。黃君喜曰：然。黃君嘗宰吾金谿，有舊愛而喜爲之役云。

、壽弋母太孺人八十詩序

弋母高太孺人八十詩。弘治十年十月五日癸酉成明日甲戌聯爲大卷。又明日乙亥壽期也。用樂導入弋氏壽于母所及門，其有豸衣山立並扉鳥革而拱迎轡而肅入者，必尚潔也。於母

爲季子於予爲丁未同年於 朝箬之列爲監
察御史其未召入也令東鹿有聲畿輔間爲循
吏而其未爲東鹿時使東方爲名進士在太學
爲魁然名人是則吾今日之趨壽者無不知曰
是母也教使爲之是教吾友也吾是以有今茲
之詩而以爲壽或曰尚索於母爲末娠季生也
則尚索代人也代爲晉鄙晉人言焉然吾觀天
下之季生者無不么麼尾瑣纍綴而眇涼其肌
膚委和之旣薄而齧翼之力又衰也尚索茲其

羅文肅公集

卷之十

十六

君甫
三百五

么麼邪顧甚碩其尾瑣而纍綴邪顧甚壯然則
非其季生也邪其繫諸母也不獨其教然也故
夫赤也束帶可使擯於賓客然也不揚幾見失
於聘賓晏子寢而楚侮潞公壯而虜驚九尺十
尺之軀古無重於國乎而亦非人之之所能爲
也母與焉是母也宜有今太孺人之封而天之
厚之常在有功於國者又宜有今茲之壽雖然
吾不謂之壽也名壽爲上身壽次之崔山南高
祖王母年高無齒飲乳而康寧是之謂身壽陳

文惠公之母教子之嚴至於粹之碎魚而不顧
人曰嚴母也到于今誦之歐陽文忠公之母鞠
公以四歲之童而至於爲世宗師人曰慈母也
到于今誦之是之謂名壽今母有歐之慈而又
兼陳之嚴其名壽固有在矣崔之身壽足論乎
詩凡八十篇意錯出而未會於一必有序也予
拈而爲之

壽英國太夫人八十詩序

王公師傅妃夫人之爵本兵機務節鎮薄違之

羅文肅公集

卷之十

十七

星三百八

任子壻女甥孫曾之昌自耄祖耄之壽康寧恬
裕之休 恩命禮數之隆萃於一家際於一時

而又合於一身以爲慶今惟英國太夫人乎夫
人晉人也歸定興忠烈王爲夫人王爲公時以
身殉 國難夫人鞠遺孤今爲太師英國公而

仁廟 敬妃其女也太傅保國公征南黔國公

清平伯其壻也而永順伯安昌伯又其孫婿焉

太師本天下兵掌機務 天子方毗倚焉而太

傅亦都天下兵馬黔公殿南徽清平永順皆當

戎寄七孫二爲執金吾牙爪在入天子左右每
入閤間起居垂魚鳴玉鏗然委地夫人亦頷之
而已未樂甲午九月十日夫人生於今爲八十
拜太師太傅於庭五爵之貴駢乘連袂而至二
三元老館閣諸賢皆賦詩爲壽在館諸生黃元
王傑亦相倡和以鳴其盛謂得予題之亦可登
其堂也予憶太師同史事時每道太夫人之康
裕日飲宮醪數勺餐飯尚幾匙目誦佛書炯如
也予謂此其壽徵已而果然然其勗王以忠教

羅文肅公集

卷之十

十八

星三百三十二

太師以道經邦國毓成敬妃之徽音太傅黔

公成安攘之功赫然於夷戛其於理道有潛補

也夫有隱功必有顯報功惟彌隱報亦彌顯此

其爵賞名位蔓延絲繫於戚屬毛裏之間而壽

考康寧饗於其身宜也昔魯成風於莊公爲令

妻於僖公爲壽母國人歌之而夫子列於清廟

那頌之什亦未聞其以勗王勗莊以教太師教

嬉如夫人者是宜禔令壽爲夫人號而元老諸

賢匪那頌之宗工伊清廟之詩人也予與諸生

其繫瓦缶於疏越之側者乎

壽靳母太孺人序

吾寮有母在邸養者惟吾靳克道一人克道丹徒人丹徒雖云南北孔道然尚遠京師二千里太孺人年七十有八以無疾疢之嬰嶺海之隔獲以迎養于斯而際恩封于今茲克道固私竊自幸以是贖於人也吾觀克道魁南畿至試春官對大廷又皆先多士入翰林職史事作爲文章有兩漢氣是蓋丹徒近時所無而又

羅文肅公集

卷之十

十九

光緒三十一

敦渾深厚善自韜籍人視之退然若無能者吾固喜克道之將大有爲必有賢父母如太孺人者爲之也且天地之間必蒸鬱塌圻而後祥物生焉蓋不易生之也於人也亦然太孺人事温州君娘而弗穀或穀而屢殤而生道遂絕至於置姬他圖無不爲之及宦溫之日而克道生於是而凡爲娠者十有六年亦幾五十矣人以仁者必有後歸温州而識者又以爲太孺人十有六娠而畢竟有待於溫蓋温州有鉅海之浸丹

徒有長江之遶合是二氣於其身而後生也吾
又於太孺人生充道之奇賢充道也夫地爲世
而生祥母爲國而生賢其致一也祥之於世
固無所大損益也而麟遊以名鳳翔以名且與
斯世相爲終窮凡壤累百莫與京焉然則太孺
人享充道之貴將百齡以登于岸而後且有聞
也今茲之封特其兆焉而已吾又於地之生祥
其理同者卜之也充道之邱於吾爲近而太孺
人壽期乃茲月日群寮有酒在尊且有詩也
羅文肅公集卷之十
二十

、壽丁母八十序

古松惟栢多於顛崖斷岫嵌巖人跡之所
不至者亦性也地也人也天也天之生物氣獨
先焉而功則後者豈無說焉夫物莫不榮於春
而瘁於冬突然而碩者不數歲則蠹矣松栢無
是也非所謂性者歟郊於大國者其山童童則
舉盡之矣孰仁之哉跡與力所不及亦已耳非
所謂地者歟金鑛于山珠蚌于淵腰短篝火極

百尺期必致之而海外絕域能言之鳥獸及書志所不錄之瓌恠亦皆有以得之若神施鬼設然其他可知已而亦得以逃斧斤之患於中國者非所謂人者歟若夫狂雷斧之礮礮焚之金石爲塵是之謂天固亦萬不什一矣吾故曰功則後焉而人之生也人之功則先之獨異於是五體完具氣遊其中宣暢液浹攝爲太和性固壽也宮而居火而食匪夷匪裔不病不顛壽歟地也兵革曠百年之見癘氣杳沒齒之逢天之

壽人亦多矣乃若寡爾嗜慾時爾飲啜衛爾形秘爾精保合導引適回厥真是天地性固不能爲而謀者反是周身皆斧斤也吾未見其全人矣故曰人之功先之馬噫松栢之壽天也人之壽人也顧可松栢爲人謀乎哉吾盱風氣遒勁其人類多壽考出而家諸地者亦然可見者若丁母其一也毋僑居京師崇文坊相志剛大其貲于舊且相什伯教三嗣仕隆仕元仕偉親賢樂善如儒人予家食時仕隆仕元迭往來商子

鄉歲轉還焉而日益狎故習知母之賢然而未
及見也今年春予至京訪其家人而得其張塾
之敞靚焉坐而得其堂宇之亢爽焉揖而得其
子姓之恭肅焉俯而得其臧獲之趨蹌焉有是
哉母之賢也旣八月予戰藝場獲厠賢書之三
日寔母八十之晨鄉人有所事於茲者欲予言以
爲稱觴侑予爲說松栢之壽庸著母之壽人也
匪天也以人而全其天也逸逸其觴峩峩其弁
曰趙之英曰燕之彥祝邪頌邪言笑晏晏松邪
羅文肅公集卷之十

栢邪孰曰予諺

壽楊母太夫人八十序

戚畹有壽母賀者戚畹列侯間至列侯有壽母
賀者列侯戚畹間至然無保傅卿大夫士至者
保傅有壽母賀者保傅卿大夫士至戚畹至列
侯亦至卿大夫有壽母賀者卿大夫士至戚畹
間至列侯亦間至士有壽母賀者士大夫間至
卿亦間至然無戚畹列侯至者戚畹列侯去其
鄉父賀有族屬之至者無子弟親戚之至者保

傅卿大夫士家於鄉有子弟至者亦無親戚至者親戚所不能已亦有寓物而無寓辭此其凡也楊莊敏公李太夫人年八十春坊贊善知休武庫員外郎知徵京府知事知止儒生知舊之壽母也莊敏公功在天下官爲太子太保戶部尚書黃閣群公宿有文會焉武庫階大夫春坊上士也武庫壻于豐潤伯而夫人之宅與皇

舅瑞安侯比壽域之開匪見則聞也二月初吉定維其期而知舊走至自陝韓侍御高行人皆

羅文肅公集

卷之十

廿三

初三百廿二

里居之戚也亦以倅來致幣辭而予翰林暨二春坊士大夫春坊之寮也期以辰執幣入卽賀位武庫之寮有武庫有武選有職方有車駕與京府之寮其入亦當不異是然至是也予當靜聽之有鼓吹曳綵簇錦橫闥而入者非豐潤乎必瑞安也而或行唱聲隱隱逶迤而向邇卽黃閣之騶且及門矣則保傅卿大夫士至戚跪列侯至于弟至親戚在數千里外者賀辭亦至焉是又爲難也其辭行人書屬予爲之因著楊氏

一時之盛爲諸德門冠云

壽周太宜人七十詩序

李敬敷作周太宜人陳氏七十詩堵宏望繼作
之張本寬又繼作之中 朝名流又皆繼作之
由是詩遂成帙三君屬予序之擇時日授使者
走分寧而以七月十六日獻夫三君刑曹郎也
刑視諸曹爲劇劇則不暇乎他爲若詩者又必
冥搜雕刻固非不暇者所能爲也而分寧又在
南州山藪僻處遠京師四千里其間卽隱逸獨
羅文肅公集卷之十

廿四

初言

行之士亦必沉埋潛伏終身不能齒於中 朝

士大夫之口者容獨一二人而已乎而况於女

流乎分寧者相傳宋太史黃公來文獻日益凋

落縣亦隨以閭閻無聞至今河南方伯公瑞始

以文章宦達著刑曹主事公儀踵焉公遠又踵

焉而四方竦然又始知有寧縣者縣實賴周氏

以盛也而周之兄弟二爲太宜人子然則繫一

縣之盛衰者太宜人也夫繫一縣之盛衰於數

百年之間天下凡幾縣如是者亦凡幾人且婦

人也不其難乎雖其夷裔宜旌而頌之况分寧
邪而三君者與刑曹同官且同年固不得以劇
辭矣詩日多而至於成帙者固亦莫之能禦也
予與河南定交在駕部時常拜太宜人於邸閣
退而以其母儀頌于他門使爲矜式傳者又皆
言梅月先生酷孝其母嘗貨數百金脫其舅于
獄太宜人紡織養畜節縮服食以償之終老無
愠容無德色則所以繫一縣之盛衰者其豈偶
然哉予之生也後不能與先生接而挹其先達
敦厚之風且不知天之何以嗇其年詩曰泐酌
彼行潦挹彼注茲天其或者挹先生以注太宜
人乎審然諸詩之禱非空言也予序詩者尤爲
之喜而以言

壽梁母八十序

人自爲人女至於入他族爲婦者已十一矣由
婦而爲母者蓋加少焉由母而爲人姑者又加
少焉至於爲人之祖母則自其爲姑者又十一
矣爲人之曾祖母則自其爲祖母者又十一矣

如是而問其年多且百歲少亦不下八九十若
八十則又其恒也夫其循歷不如是則亦不能
至是矣如是在深山僻境人跡絕遠之地已
賢於舟車都會之區處窮簷蔀屋之下已賢於
雕甍畫棟之室含飴弄孫已賢於列鼎而食墻
暄之曝已賢於累茵而坐蓋其傲倪天地之化
雖造物者亦爲其薄而弄之紛紛乎目前者又
烏足以與語然則其爲乃爾健邪乃若以如是
之年而就其子之祿養且自其僻遠而通於

羅文肅公集

卷之十

廿六

三二五
本

天子之都戎衛之帥率其屬來觴焉縣大夫率
其屬來觴焉縣之師儒又從其大夫來觴焉則
其子雖在卑位固可以一展顏於慈閣以爲歡
掛史氏之類牙以爲榮矣予史氏也爲之言者
陽樊司驛梁忠氏之毋張孺人也陽樊隸玉田
縣縣在都城東三百里興州左屯衛治焉衛帥
唐君縣大夫李君皆嘉司驛之爲人以及於其
母故於其壽也皆率其屬來稱觴於其舍弘治

戊午正月癸卯其日也

壽貝母毛孺人七十序

正德庚午元朔戊午之丁卯金陵壽母貝之毛七十壽予序之按其世也毛六合故大家以六禮渡江來女于貝及今畊釣翁始任戴冠時相之越二年而鵬生爲之子又越二十六年鵬生山爲之孫蓋貝之瓜瓞繫焉予前此未一至金陵而亦烏知之及丁卯予以六月至間從龍山冢宰飲于江濱之墅蓋翁墅也始識翁翁見山于杖屨間遂識山明年飲于其室又見鵬識鵬

羅文肅公集

天卷之十

廿七

吾三百廿四

焉又明年夏翁與予經營東厓少宰之終至不愛時制之具推以畀之而或裏言外出那可能乎予於是覘貝有令妻之助鵬時見予予見其冠鄉人也易之而聽其言也則非鄉人也驚焉曰鵬不能卒熊膽之志而今也強冠鄉人之冠忸怩耳予於是又覘貝有慈母之教予攝太學也山班諸生朝暮見明日之朝暮又如之其在也門也高堂一任暖姝焉不曰赤日之鑠肌也則曰暑雨之膠髮也而論堂之庭無變婉之跡

矣予於是又覩貝有大母之嚴雖然予心度之則然耳而人之言之皆曰翁之少也銳於學意謂毛曰若丐吾吾其學學既貫穿汎濫紆餘矣則又曰吾壯矣若丐吾吾其遠遊遂濟自江隄淮沂濟折而航乎東海之洋極日之所出入往而復者數四而後快志焉則又曰吾老矣若丐吾吾其畊釣于大江之濱若遂衣服飲食予衆歲日月至焉而已矣至則相對如賓焉由人之言之易家人之彖曰女正位乎內男正位乎外羅文肅公集卷之十

廿八

生三百〇八

貝氏有焉由予之度之家人九三之象曰婦子嘻嘻貝氏則無之繼自今有其所有乎無其所無乎所謂貝之瓜瓞其將不在茲乎而鵬之請予序其亦將不在茲乎山乎其識予之頌禱如此乎

慶萬母楊宜人八十序

楊宜人母於萬氏於今六十年教其子武畧將軍南京水軍千戶鱗世其官三十年歲漕京凡二十五年鱗之子又子鱗亦番老宜人享今

封內政猶不假人鱗亦不敢問一意治漕事乃有能聲也鱗之先吾南城人其南京蓋官居也故其漕間歲一至吾遺吾以酒必曰鱗母手釀也吾飲之甘故鱗至輒問其年鱗每以康強對今天子之七年河決張秋歲漕大沮八年河復故道鱗獨先諸漕至則酒之遺也兼堽筐之將也兩幣吾惟焉請曰鱗之里舍有高鱗母之年者曰今茲孟夏而母八十是屆觴以酒乎而隨以幣乎與文以言乎曰言也山澤之言木館

羅文肅公集

卷之十

九

卷之三

閣之言腴木乎腴乎曰必腴也然則其以吾幣往盍丐諸鱗是以來幣里舍幣也吾曰而來宜也而母之毓于楊也二十年楊之姑娣妹同閣而處紉而綴縑而緒織而縷窳而酒漿固無選也其未聘也孰能豫以命婦待之乎况宜人之秩其服熊羆其帶鏤銀緋之亞也而可以妄意希之乎及其歸于而父也無有娣乎娣乎東西舍之號爲娣姒者乎今其在者蓋十無二三焉

服命服而八十者必而母也亦有傑然哉乎焉

之子者乎固而里舍之高而母也然吾觀而亦
自邁往當必有躋又每曰而母康強則封固
不止是年亦未可涯也館閣碩儒往往藻績粉
飾當世事照及萬世如見此特餘泚耳吾爲介
紹可得也鑄曰聞此已覺津津腴矣漕綱嚴姑
書之去待十年更爲九十序以照吾室允榮也

羅文肅公集

卷之十

三十



文肅公圭峯羅先生文集卷十一

南城羅玘景鳴著

序

順天鄉試錄序

弘治七年秋八月天下當試事蓋自兩畿而達于諸藩凡十有四處士之群集競售者何啻萬餘人然爲制額局之其所取以貢於春官者止合千一百十人餘固弗得取者矣其千一百十人者特爲上命主司以臨試者止二百七

羅文肅公集

卷十一

一

飛三頁七

十人餘固弗得茲者矣二百七十八人者得先以其名氏文字徹諸睿覽宴出於詔賜而明

日闕之見

陛之謝者止比畿百三十有五

人雖南畿士也固弗得與者矣夫由萬人拔于得一而進於千百十人之數其視不得焉而猶待夫三年者何如也與於千百十人之數蓋比肩而角夫春官之得失而已然猶於十較二而特達於二百七十人之數曰天子特命主司之取之也其視諸藩所聘主司之取之者何如

也與於二百七十人之數固無差殊觀矣而猶
有半焉親被 寵光凡百三十有五人者其視
同一畿士也徒以地隔焉而不得者何如也於
乎爾百三十五人者其亦非常之遇也哉雖然
聖天子之待天下之士也蓋一視而同仁顧
豈私於百三十五人者哉特其生也遠近焉亦
篤諸近而已矣故 其遇 雖然容可以爲遠
然而無所用其心乎譬之同爲父之子矣而其
中獨異者宗子也同爲父之子矣而其中獨異
羅文肅公集卷十一 二 非三百五
者其初蓋亦遠然而已矣然而既曰宗子則在
於統承宗祧既曰長子則在於幹父之蠱也如
其統承而無以異於族之人幹蠱而無以異於
衆子姑自恕曰吾亦遠然先諸彼而已矣其亦
何以立於族之人與衆子之上哉於乎爾百三
十五人者慎哉其相率以立於天下之士之上
哉如不及焉然猶懼其緩也臣玘故於末簡特
丁寧焉蓋臣始亦由是遠懼且圖焉而茲猶未
能也

能也

送楊師獻考最序

山陰楊師獻知吾縣六年矣其始至也吾時在留都未通其姓與名固不知其賢也覺縣之來輸者油油然來商者如之疑焉士之率業國子者欣欣然胥之率考吏部者如之又疑焉問之輸者曰今塞百孔之求商者曰今絕折閱之科士者曰今舟船之有資胥者曰今案牘之孔明然吾又有憂焉人之銳始者多也令爲之也聞之不覺心慶邦人之得是賢令也不然烏有是

羅文肅公集

卷十一

三

星三百二十一

善政哉繼而來輸者商者士者胥者諸有事于斯者言如初又心喜其或者無渝後乎而又未之或知也聞甯庵學士來典邦禮八座胥會時而臧否人士必各自其所知始莫始於鄉民之苦樂懸于令吾奉邦治誠不能隱斯令也甯庵曰子邑有斯令乎其教吾邑也子弟之薰而善良者多矣吾德之如吾之德之者繫吾邑也由是吾之信之也加堅焉吾旣得大夫士日貫魚

來始識師獻僅能字之而已

辭而去請歸卧

山中未數月也子弟之出而告者非往輸者也
則往商者也鄉隣之揖而別者非率業者也則
率考者也吾惟而謂之曰吾他日嘗督而輸與
商矣而皆若望摧車之坂何怯也而今也何勇
也嘗勉而率業與率考矣而皆若懲負轅之車
何憊也而今也何壯也而皆抑首而莫之對噫
吾知之吾覲於留都之來者亦若是也吾向也
懸定之曰善政也不其然乎甯庵端人也其曰
善教也吾又可無信乎吾安得曰與之讀循史
羅文肅公集卷十一

四

星三百三十四

傳庶幾引俾而終惠此邦之人乎忽而登山入
吾室別吾上天宮考邦之大夫士又欲言其行
於祖筵之上吾老矣尚能言譬之南城之政舟
也師融水也載而貯之於此計其惠雖加一日
猶愈也去則載而去矣去而復不可期也是水
也嘗載宜興之教矣移而載南城之政若移而
他載焉將誰禁之哉吾不得不與邦人先告之

磁龜引

得古磁龜記于篁墩學士遂以此
引求記

磁龜者有石伏于溪之心若龜焉人以其石磁

石也故名在盱城之西南八十里其地突然若舟之艤于絕巘而其水之會而出也若門焉門之外人可躍而過也自是大牙院塞水行嵌竇間衝齧怒號凡二里復爲平疇凡袤四里漚而爲潭汪洋演迤自高而注下爲瀑其聲四時如雷鳴瀑之下兩涯斬削自是幽深玄黑黝蹄烏跡之所莫至其上常覆以黑青之雲俗傳其下爲九龍之窟春夏之交白晝晦冥飄雨時至自上世來未有窺其處者如是凡十五六里山始

羅文肅公集

卷十一

五

開水始平又凡十里乃達於盱之江故磁龜達盱之路必由它陸蓋避是險也而茲記之所未及者其遊自西北而來而其反亦必如之宜不得而記也磁龜自唐危全諷之亂始祖侍御史袍字德稱徙居之而始有聞宋遂以富顯此記相傳熒于紅巾之兵或曰紅巾之前已失之曾祖司稅府君求之祖畊隱府君又求之先西莊太史公如二府君之志皆不能得於今百六十餘年矣意者天其有待乎不然侍先生素矣不

知緒論其幾聞也而迄未及及必以風雷之變而若是其奇也噫天於斯文其果無意乎哉故敢補記之所未及者焉先生發焉曰得游磁龜記記將勒之貞珉歸樹于里之通衢以示于無窮惟俯垂允賜實斯文幸甚吾里幸甚吾氏尤甚

養氣俞先生輓卷序

有令於人曰而父邪而祖邪其生也吾辱之其死也吾毀之雖不必辱與毀也而已讎之矣改

羅文肅公集

卷十一

六

而曰其生也吾任之其死也吾誅之雖不必任與誅也而已德之矣夫人之情一也亦豈好讎而惡德哉誅之興也有由矣酪漿醞於家而爭而者悅其甘也烏頭鬻于門而卒不售者惡其毒也人亦難乎立言者也抱鳴夷而號於門牢關而拒之善主酤者不爲也勺溲以給之斯甚矣執牘而號于門牢關而拒之善立言者不爲也包藏以譏之斯甚矣孟子曰仲尼不爲已甚誅之多謏也有由矣東隣之寡毋有司請于上

而旌其門西隣之孀婦立其子而詈之天下之不詈其子者寡矣而欲子之不爲誅也難矣是故百斛之粟農夫之富也百鎰之金蓄賈之富也金石之文世家之富也居今之世而欲不貴於是也吾未見其能也養氣俞先生信豐人既歿之三年人之誅先生者至成卷帙其孫溥計偕來也寔挾以行予素善溥溥來丐予序予亦序所以作者之意與時之好尚云爾盖有感也然溥通三傳有氣槩終當一鳴於時先生其附

羅文肅公集

卷十一

七

三百廿

溥以有知此溥之事也予言其足恃也哉

陶峯主人輓冊序

陶峯主人江君爲南部營繕卽中年六十一歿於官營繕於部爲劇曹君發其姦弊疏爲節目吏不得逞皆不悅君者而僚之或忌或怠乘之故自大司空而外有悅有不悅者焉及是歿皆來會哭哭以詩者其未爲卽中也守信陽州州舊爲縣泥於兵衛新爲州廢事草草而兵之噬民尚醜縣之抗州仍舊也君至一釐正之皆不

悅君者而臨蒞者之來又無所攸爲故自其公且怒而外有悅有不悅者焉又聞君歿莫不駭然興歎或歎以詩者其未爲州也爲進士乙未進士三百人其矯爲虬龍降爲淵泉嗟爲飄風君皆欲麗澤焉皆不悅君者而况君隴儒楚語取譏鈞笑時亦有之故自其孚先之外有悅有不悅者焉及聞君歿迨以車來遠以賻至皆哭哭少以詩者其未爲進士也爲江西鄉進士凡

九十五人是爲同舉未爲鄉進士也爲金谿縣

羅文肅公集

卷十一

八

三百廿三

學生凡學於學者是爲同學同舉也同學也悅

不悅不足言而詩之有無又繫於時之死生位

之升沉人之能不能也然而亦已多矣其子縣

學生珽懼其汗渙而不能聚也於是收於其鄉

旣免喪徧走四方而得之至京師而始備而其

勞砭砭又可言乎於虀若君者可謂骯髒不苟

合者矣不然始於人也未必不合合於其始未

必不棄於其終又焉求其死而哭哭而詩詩而

若是之多也邪詩必有程序珽以屬予予合吳司

諫之狀徐宗伯之銘傳宗伯之表董奉常劉宮
諭之誅總爲一卷而序之且謂珥曰百世而下
當有知子之先君者

、鄒氏震輓詩序

震輓詩一卷輓崇仁裕菴處士鄒用明附以王
孺人故題曰震輓云處士之子舍懌持來示
予予考其歲月成化十四年處士歿更十一年
是爲弘治元年孺人歿處士之歿於今十有八
年孺人之歿於今爲八年而詩又皆今之士大

羅文肅公集

卷十一

九

初三百十一

夫爲之且非崇仁人也卽崇仁當時哭其喪而
臨于壙者今其零落凋謝將十五於其間其存
者未必能者未必崛然興思而爲之詩也又
况距崇仁數千里之京師哉古人以喜不慶憂
不吊爲塗人塗人云者或面而不相名或名而
不相知皆可以爲塗人而非若此之相越且疏
也以過於塗人之疏而爲痛哭悲哀之言其爲
不情也亦甚矣而亦何貴哉予因謂懌曰宜毀
此懌泣曰毀良是然而不毀亦有道也驥之行

也一日而千里青蠅附於其尾亦一日而千里
不然尋丈間營營一物而已矣今吾附吾親於
是安知不有驥也邪吾爲親佞也不知其他予
恍然思其言甚質爲之書其事

吳母李安人輓冊序

臨川吳母李安人福建轉運同知中立之母工
部主事顯之之祖妣也顯之宦廬時安人歿顯
之服應期不得奔歸以其服視殮殯葬泣于邸
又不得以其服喪于家又恒泣僚之能文者哀

羅文肅公集卷十一

十

初三百十六

之或爲之詩比入朝朝之館閣臺寺之豪皆

其所與游或與之同爲進士者見其容戚或問
之顯之以告又皆誅而詩之入見尊秩大臣或
其鄉先生仰告焉鄉先生又無不爲之誄且詩
者由是冊日益增詩日益富顯之尚不以是道
其戚也他日出之以語予曰祿縵也祿之縵人
也甚於縵之縵身也吾爲祿縵有祖妣之生而
不能一日養歿而又不能視其入土也吾誠人

也邪吾棄器也噫向吾不爲祿縵則固與吾隣

之子農且圃日羞其耳鮮以養生有大故得以
送死也今皆付吾鄰之子矣吾雖挾是冊將安
迫尤哉予曰得諸此而失諸彼者勢也子試觀
之子之鄰衆矣其得誅其先與得養生送死者
孰多曰必得養且送者多也得誅與養且送者
孰傳曰必得誅者傳也得傳與不傳者孰榮曰
必傳者榮也然則子之爲祖妣所得者榮也彼
或挾其所得而與子易則何如顯之超然自得
曰不願也因嘿不言而書予言于冊之首

羅文肅公集

卷十一

十一

光緒二十二年

送蔡君侍朝知信豐序

信豐亦一江西縣也阨于粵境舟車之所不集
非有玉山南昌大庾之衝山水窮絕非有番禺
彭澤湖江之滙瀦南城星子貴溪神僊窟宅恠
詭之觀名天下林藪蔽虧非有豐城進賢之衍
夷土地磽瘠而阨塞非有餘干安仁樂平之膏
沃業不商遊非有新淦新昌清江萬鏹之積土
無所出非有浮梁之陶器金谿之錫鉛山建昌
之漈紙以轉于四方戶不及臨川之十一雖去

廬陵吉水安福不滿數百里而士之名薦書者
率數十歲始一人則迹其名曰下縣可也然有
城有兵有四時歌舞遊嬉之樂有縣鶉縣貊之
儼弋有鬪雞走狗蹴鞠之豪有四方外國珍貝
之鬻市無方言家不糜食其實又反享有諸縣
之上殊不類江西縣者果下縣哉然則吏于土
者循其實不則其名亦可也夫惟吾不饗于攫
也吾俸固有餘矣奚必其鏹之積不役於吾私
室也騶從之外奚必其戶之蕃滋不役志于遊
衍奚必其湖山遊觀之美不逢迎釣名以干進
奚必身當夫要衝以自勞也而吾日出而起闕
縣門徐徐而坐鳴鼓以揖吏繼吏而入三五里
胥可名也名已而粟之孰輸邪在庾帛之孰供

邪在筐金之孰

圖

羅文肅公集

卷十一

十二

九二五十二

羅文肅公集入卷十一

三十三

一百五十一

此係壽胡君以善八十序前半截

也富擬封君者是也神僊其生之久然亦有生
 之久者也壽是也天下之民孰非 天子之民
 而能知邦畿之止觀關之判必稽志謀者也而
 未必能至能至者少工商轉輸者也而未必能
 常常見之常常見之則左右其宮以居者而已
 然則無樂乎京之民樂其密邇 天子之清光
 也啖菲衣惡百窟叢馬而集及其終也未免乎

溝中之瘠而朝歌暮絃之屋則僮僕厭乎膏梁
比封君之家然其初固齊民也然則無樂乎富
樂其擬於封君也疹災流行百屋沸哭或亂而
殤或黃而殤或髡而殤固蜉蝣也固朝之槿也
皤皤之叟殆非僂乎然則無樂乎壽樂其隣於
僂也雖然吾嘗試之壽可以閱歷矣然未必富
也故欲富之心浮焉富可以求取矣然未必壽
也故欲壽之心騰焉至於富且壽矣則又未必
不欲密邇 天子之清光焉然而而是三者常偏

羅文肅公集

卷十一

古

三百廿三

着於人未有能兼而有之者也京師明時坊胡
君以舍居之作室百楹觀闕之巍峩適當其西
牖晨而啓其戶則主鏹之僧紛如其來所謂密
邇清光富擬封君君實有之而吾嘗聞之矣徒
以未嘗與之過逢也不知其壽幾何而其館甥
王瑾茲以君八十壽見要爲序則所謂三者君
兼有焉是亦盛世一異也吾史氏也可無紀乎
紀之明日是爲弘治十一年五月二日瑾遂入

其室而獻是以爲壽

曾孝義先生輓章引

曾孝義先生旣歿歿幾四十年士大夫作爲歌詩且盈卷帙又得少宗伯徐公追銘之於乎是何其晦于初而耀于今乎於乎死如有知寧不展顏于九原如無知乎亦因以託於不朽不猶愈於不齒于人而氓泯無聞者乎彼萬乘之君千金之子其在當世威權貨利求則得之快心適意曾何遑恤至於乖禮離義固無足恠訝然亦自畏其名之靡滅也一旦不諱猶爲無爵者

羅文肅公集

卷十一

十五

國三百七

之幸不幸有爵爵彌尊而惡彌著孝子慈孫雖欲蓋藏粉飾於百世之下未由也已抑而安稔厥惡用沉其宗先聲之美黯黯寂寥于五閭左雖有周孔之賢亦何益矣是三者均也要之吾獨以爲後之說勝不然先生雖孝且義於人蓋塗人也塗人則生不慶死不弔而况後三四年忽爾而崛作乎曰爲其孫作之也孫爲誰名英字世傑恢然長者也今丞江都人皆樂從其

請云

文肅公圭峯羅先生文集卷十二

南城羅玘景鳴著

傳

老先生傳

老先生靳氏名瑜字廷璧鎮江丹徒人也少爲諸生至貢業太學未有是號也始自經歷温州府時府時周守城府高眈眈視諸幕僚諸幕僚類戚施剗劓甚先生至不知也晨入揖事當治治之旦日復入事又當治又治之或符下行縣

羅文肅公集卷十二

一

此是卷二百九十五

上馬去不顧僚避積歲沓不舉或叵測貽身灾者守試符之亦行不辭事已內符退入舍卧僚至問弛張方畧云何應曰唯唯至移語他事已守聞驚嘆以爲不可及延入闈與爲禮呼老先生云曰老先生云者非其年之謂也尊且師之謂也由是府之人皆如守之呼曰老先生下縣之人亦呼如府之人温人道丹徒語故丹徒之人亦呼如温之人守去再易守不樂與後守居去温家居十年以歿有二十四年矣以子少卿

貴累贈至太常寺少卿兼翰林院侍讀光顯矣
人亦忘之過其墓或其閭者亦止呼老先生云
少卿發應天解及第第三人踵予入院與有麗
澤之雅得先生於隱度中意退然不勝衣懦者
也而其治溫文健乃爾其治陳清戴堂事卽勇
者不如而隄沙圍塘以利溫民皆不與其貌肖
者壯哉大抵溫海邦也疾風駕潮齧岸圩其田
稅歲苦民虛輸之者十四五而海外雜蠻夷貨
視內地伺便驚攫之舊置盤石金鄉登溫三衛
羅文肅公集卷十二

二

以戍其帥類世傳醜悍饕餮武人而附府者尤
飾文假法睥睨吏治爲蠹螫莫制其山與海嶼
則民以險豪吏以遠略因循醞釀至不可忍則
坐以逆聞聽 上制置均爲患本堂永嘉民也
垂當坐先生急謁部使請曰堂誠謀逆邪畏囊
頭何校就獄死耳且罪止堂而草薶禽獮之非
宣德惠養意脫獸困跳踉如溫民何吾請往招
堂卽日單騎緣澗谷覓抵堂所呼堂出口我斬
經歷也來活堂堂驚出且數且諭導至府獄具

遂脫堂族他如堂豪喜洗刷一變清所謂爲蠹
敢往者千戶也聞人已聘女美以奴齋衛牒來
証曰吾妾也府實弗任與衛爲異同下以觀先
生先生知狀引左證了了垂上清寤急入賄賄
至輒出益窮自輸伏辜女獲還聘夫武人悉慄
慄戒毋邇府府益肅無事沙園者平陽瑞安界
地也田圩不知其始堤成水可洩蓄歲有秋民
輸外食且足今所謂斬公塘者是也其治要在
利民完安之而剷除其疵癘雖或時攝守事如

羅文肅公集

卷十二

二

旭甫
三百世

卽真然以無營爲釣取亂其心益嚮往期温無
遺便乃已僚耻目殿莫能班或危以禍或左諷
以嫌卒不變用能成其志成化中朝京師會

判去温人志屬之狀入部舉請代幾僅絲髮許
以不一少動意止判初不入于心故當其時忘
得之家居温人過必入候致水土物比歿移以
候范恭人不衰少卿宦朝温宦遇之兄弟也
至語舊無不曰吾老先生且曰宜祠而俎豆之

恭人以弘治乙丑冬歿予自見温人哭之哀焉

庶幾古所謂循吏者方其在温年餘五十矣而少卿未生恭人念垂老而孤買姬入室姬實士人女也急得金以緩禍者覺之反恚恭人遣姬且以金去戒恭人母爲是戚戚已而少卿生如持左券必其有後立靳宗于丹徒少卿嚮爲名臣且有子延慶將世其家矣益驗先生所謂仁人者於乎先生於世爲仁人於靳爲宗子於温爲循吏於國爲名臣父昔太史公傳循吏敘世家其法具在遵是數美仍其號爲之立傳以羅文肅公集卷十二四

九甫
三百七十三

質諸君子君子曰誠以感人不諛仁以迓休則延其然其然不然其誰復當言哉

坦然翁傳

坦然翁姓劉氏名山字壽之蜀之瑛人也別號栢亭父澣進士授行人再遷御史翁少侍養居京游司正劉公門劉公少許可惟重翁屬望之景泰初大壩夷酋叛大兵西征御史在遣卒於行營遺命以門戶百指累翁遂罷應科舉將命惟謹猶時竊間肆力於學因得旁及天文曆數

譽益延都憲李公匡聞之諷郡辟爲陰陽正術
衆方難翁行翁乃誦程子存心愛物之言欣然
往應辟衆至不知所謂其謁選示弟有詩鄉人
傳誦以爲詫旣視事先時郡漏墜于積差候測
移刻翁正之司漏不敢爽也始此郡時苦諸偷
守檄翁提兵清邏諸偷跼踏潛逸它郡會罷所
隸兵皆爭留焉有 詔城大壩翁受牒董役事
役夫集自四境衆聚狡獪條踈而姦作每伺官
之當代者於隘而剽掠之及翁去互相率贖錢

羅文肅公集

卷十二

五

升三百卅三

數十里外涕泣羅拜而返守大賢翁府署庫廩
有作一以屬翁致守陸公淵之偉矣考功展哉
君子之獎尤郡疑獄多翁之讞積歲健不承者
感翁開悟皆頓成案郡卒有爲民占其田者自
分於翁有宿怨逆不得直翁得狀判歸之鄰素
醜酒者一旦大呼詈翁人問翁所處翁笑曰彼
方爲酒所苦吾寧罪酒乎群惡少畧其蒼頭賣
民間數歲獲之或從諛翁訟翁答其蒼頭便卽
所事已而笑曰吾訟畢矣翁天性孝友深得父

母心母蚤世事繼母無懈二弟一妹翁所成立也嘗携妹北上艤舟絕岸妹戲而前俄墜水中翁驚愕不覺俱墜其水深不可測加天寒裘重沒入不見蹤跡觀者皆駭頃之持妹而出論者謂有神相云蜀俗兄弟壯且婚多割竈自食翁深恥之然不欲傷母弟心志悉讓其田宅御史之處王事也何二毛其施弗究翁痛之作永思堂于家歲時率子婦拜祭以爲常平生不談人過至於教子則毅然正色反覆於綱常倫理

習章句業進取未嘗及也尤懇懇以堯言傑行爲規其爲詩工敘事黜險惟其作字必楷正諸子有造其書問先學行而後起居官雖卑而不少逐流俗有所乾沒一日奮曰與其縻此而栖栖豈若于于吾身耶成化丙午遂得解因復自號坦然翁取其於世累坦如也仲子武臣以鄉進士遊京師名士善者十九與南城羅玘締爲文盟其文剝去時好追登古先名譽登進若非身事然觀其子信其父古之道也玘敢僭傳其

事爲善教子者法焉

贊曰

蜀去中原獨遠兩漢文籍之興蜀士大有聲而
奇環遺逸之民以遠不世見獨今坦然翁困於
鄉里小官哉老泉歛響不振以遺軼與轍鳴也
獨坦然翁不能文也耶噫蜀其遠也耶

胡液楮傳

爲謝解元作

有輿圖之半輪者實胡液楮氏之族也其地疆
域明甚求物產居民焉無有也有之亦若繪圖

羅文肅公集

卷十二

七

升二百九十五

然分十二牧主之十二牧曰烏木蘭氏十曰白
象胥氏二烏木蘭氏實貫穿于腹裡之界白象
胥氏乃于外夾持之然實同受轄于金丁氏焉
金丁氏固故能并力隨機卷舒橐籥以風四方
當是時祝融氏司令欲以炎威威天下天下之
民賴是卒亦無苦及祝融氏退十二牧亦倦于
勤歛而退藏于密待時而動雖然十二牧惟白
象胥氏骨鯁臣也使十二牧微金丁氏與白象
胥氏久與胡液楮氏同解體矣烏能與祝融氏

爭衡哉

雅素子傳

雅素子張君諱文字經載臨江新喻人也弘治癸丑以春秋登進士第選入刑科爲給事中儕輩誦其有喜色問之曰吾遇明君吾用春秋時也事先皇帝十餘年中改兵科進工科自右而左又進都戶科皆給事中今上改元九月八日卒于京師高坡巷邸先是觀進新政五事語中皆張變更乖刺特驟力詆內降害政若

羅文肅公集

卷十二

八

升三百正

親與闔戚家爲仇敵者賴上寬明僅奪季俸

予往唁之門者報曰昨夜不食若又爲奏者風撮之顛索卧今且汗之予去及更往則君卒矣公卿大夫士嘆于朝胥吏嘆于署僮隸武夫

亦有嘆于道者皆曰直臣云云予悼之甚不忍聞焉君嘗以覈實邊儲三出當往貴州也予作威鳳吟別之而以鳳居守爲終句意戚畹結中膠固競煽威燄惟君足鎮之云比至未魯以女苗叛于貴貴用兵君言兵在得魯耳購馘之宜

而苗獠脇從多荆川之傷生無益在蜀屬蕃簇
擾松潘餉運斛千金妄級給賞陣奔靡誅君以
蜀憂方大爲獻議者十弘治中最先論元夕張
燈下有司治具典庫中官以逸樂玩弄惑主
聰劾及諸司迎望風指當按上方嚮治爲頓
臧之會外戚有罪當廷謝陽疾而以子代之
俄而乾清宮災君引春秋宣榭火著戚臣驕
滋謂逼厥灾火焚宮此其徵歟明年虜大入雲
中鄜延將迫內地朝廷戒嚴尚書文升請集
羅文肅公集卷十二
九
議君疏柄臣耄塞藉輿尸易所謂凶代以倪
岳戴珊劉大夏張敷華可其面折人多此類鑄
錢議起中外洶洶入五議一曰二曰三曰
四曰五曰而大要歸之以節儉旣而新鑄
果如議不流皇莊尸督類左官退校無賴竄
名於是乎漁獵之上不知也君上言曰邦本
在是當存先事之戒凡所措切時難身任獨往
若嗜慾時惟一人在班行長身修髯旭旦罷

朝步出掖門錦衣冠幘禁旅闈人必驚覩竊語

曰是何翹翹者邪名能高下古今作者之品遭
母喪 朝之名能文辭諸體始備焉而皆託諸
石載盈舟焉以歸母弟用載嘗薦入京有癰貫
腮潰洞齒齧血漬牀席垂絕君與寢扶掖盥滌
召鑿迭入最後越鑿至君與語作曰是可生吾
弟矣藥入果然性樂與人游會予談必移日出
自廣西還爲予言古田距藩城纔七十里徭至
支解二員尊官而當 國大臣不以掛于口寒
心哉予以爲議適然爾及今閱其遺草已附六
羅文肅公集卷十二

十

順邑三十一

事入奏此其一也其制狼兵如曠犬獵策尤良
於乎誠臣憂 國固如是太史汪君誌君墓年
壽世次塋日月備矣而雅素子之號未著用載
丐予傳之行于世贊曰
孟子有言有官守者修其職有言責者盡其忠
士之處草莽有不以是自負與以是疵人者乎
及其出也身自爲之有能酬其所負而不爲人
所疵者乎書曰非知之艱行之惟艱天下皆是
也孔子曰言顧行行顧言吾以爲雅素子其庶

幾乎

張節婦傳

節婦新淦暮膳郭師孟女玉峽張洪本妻蒲臺訓導鑑之母監察御史芹之祖母也年七十八歿當弘治庚戌月在仲春日爲廿八又明年壬子二月二日塋柿坑之塋曆十有八年爲正德己巳御史銓得南院蒲臺亦解教事來就養予往也語次必嘖呻曰鑑欲夫子之有言也己則嗒然御史來也語次亦嘖呻曰芹欲夫子之有

羅文肅公集

卷十二

七

五三〇〇

言也己則嗒然他日又來入狀曰微芹祖母無以有芹父况芹乎芹父子不及今徵夫子言傳之後世安知有芹祖母又安知芹緒之幾絕而復續乎言已泣予辭又泣去蒲臺歸二年至是二月計來予往就吊位御史泣言若昔者而益悽予退討狀玉峽張著自勝國前人故曰古張又曰庫張謂假貸之便若取諸庫然洪本父曰季徹其兄也季徹死洪本奉母李氏嗣家政而屬有家厄日用隱憂以李故鬱鬱弗忍洩未四

十死蒲臺方脫襁褓固在厄洪本者所欲居貨
中則節婦譬則匱也先扶揭之攫取惟其便乃
入李以言具爲婦急捐姑雛他奔狀踪跡秘譎
而隱約李姑不疑日改而新之緒蝟刺百出使
可覆驗覺李微動隨喚灼來節婦罵逐灼去截
髮泣三日籲天自誓曰吾所不爲張氏鬼者有
如皦日李乃寤間亦發恚數其惡曰吾今執女
告縣官然終以愛掩止節婦計曰彼果逐我乎
厄斯子也而已耳果厄斯子乎利吾有也而已

羅文肅公集

卷十二

十二

生三百卅三

耳假令真能不拔一毛而顧於吾重者毫髮蹉
跌吾與張氏存者幾何今吾掃地赤立則何如
於是聞奪一墅去守者告曰墅去矣曰知之繼
聞發一廩去守者告曰廩去矣曰知之或扼腕
曰可訟也搖手指蒲臺曰有是在積數歲至無
所可奪可發而蒲臺亦勝冠或又曰可使商也
補前之匱乎曰吾聞業不遂者改業之况幾賈
大禍而幸脫者乎然擇之莫儒爲宜乃齎送之
金陵就周戶曹學學七年然後歸遂就庠舍而

御史適生命曰芹志更業意也御史在乳而母
死哺藉携扶一惟節婦稍長知學常以一缸膏
坐之于紡甌側永夜誦緯成師之贊或于是乎
取之鄰之婦熏而爲夜作爲鐵石心者亦多有
洪本有寡妹門戶絕李以虐子之蕩覆無所於
歸也且慚不以言節婦節婦心知之於喪李之
日迎與同食者終其身距今里間傳之若前日
事蒲臺用戊午貢授今官御史亦以是年領賢
書登壬戌進士官福州推官而至轉于院蒲臺
羅文蕭公集卷十二
十三
初三百卅

之封亦用其貴居院敢言人所不敢言凜凜樹
英烈風要之忠節一道也其亦有所本也與予
舊史氏也爲著節婦傳以俟後徵焉
贊曰立人之孤而世之與起人之處而生之孰
神乎曰必起人之死者也然則孰難乎曰必立
人之孤者也何也循古之方而用之而人偶生
焉觀者孰不驚以爲神乎而或使復爲之其又
可能邪若夫非自少艾而自首出萬死而一生
而人之孤未有可偶一爲之而立者也故曰立

孤難耳亦何貴於人之驚以爲神也乎曾子謂
可以託六尺之孤而謂之君子於乎若節婦女
中之君子也與

羅文肅公集

卷十二

十四

初

可以託六尺之孤而謂之君子於乎若節婦女
中之君子也與

文肅公圭峯羅先生文集卷十三

南城羅玘景鳴著

碑

嚴子陵祠堂碑 庶吉士閣考作

先生之生也富春山一釣翁耳既歿之後遂姓其灘爲嚴灘瀨爲嚴瀨至於職方所統也亦名先生之姓曰嚴州焉夫自有郡縣來已有此州其生人也不可以梯米計贖人君子豪傑之士著聲於世後先亦多矣而皆無敢睥睨其心曰

羅文肅公集

卷十三

一

二百九十四

本

吾嚴人也凡天下之人聞是州之名不知其自於先生與聞先生而不知其寓於是州亦愚夫而已矣今夫倡優之劇里巷樵牧之歌至陋也而其羊裘釣臺侈爲盛美嗚呼先生何以得此哉當漢之衰新莽之餌其耳如飴不拜揖於歆雄之列者中人可勉爲之未足高先生也及真主出略其勢位以故人物色之躡履而來蕭然野意而故態旣發心有水濱之寂寞而無大肉之深巖區區之榮利鷗邪鷺邪而已矣曾何芥

帶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先生有焉雖聖
人大中之道不如是也而氣節風厲要不可誣
五穀三牲所以養生也而鹽醢不備豈全味哉
然則地之名之止於嚴著其所也人之仰之通
於世高其行也夫有功德於民者於祭法有祀
則先生天下通祀可也况於嚴乎舊有堂在州
治之東蓋其故釣處也今郡侯某修之來求碑
之因論其事俾刻之而系以詞曰富春之山兮
礪磊嵌崿白石齒齒兮桐江深先生不來兮廟
羅文肅公集卷十三
二
二百六十
本
陰陰江離漠漠兮鳥下水荇汎汎兮魚沉香餌
化石兮臺泐羊裘掛崖兮誰紉漢鼎孰觚兮龍
戰野先生一絲兮鐵縶千尋我有君臣兮父子
垂涎朵頤兮何心駕螭車兮驂虬紛拜舞兮夷
猶倏然降兮風颺颺我民歲歲兮殺羞



